

雲林縣一一〇年語文競賽

區賽 國中組 國語朗讀 篇目

- 一、留一方心田
- 二、船
- 三、棒球小子
- 四、記憶中的麵攤小工
- 五、傾聽——是一種成熟
- 六、逝去的瞬間
- 七、撲滿人生
- 八、遇見一棵哀愁的樹
- 九、花樹
- 十、釀綠的林野
- 十一、夜市
- 十二、抉擇
- 十三、曇花的啟示
- 十四、唯一的父親
- 十五、瀑布
- 十六、福耳朵
- 十七、父親回家時
- 十八、在冬天燃燒的樹
- 十九、幸福是綠色的
- 二十、困境
- 二十一、山雨
- 二十二、回頭看一看
- 二十三、三月陽光
- 二十四、荒野之鷹
- 二十五、甜酸
- 二十六、人生・在路上
- 二十七、生之頌
- 二十八、生活的腳步
- 二十九、一切從閱讀開始
- 三十、屬於清秋's

一、留一方心田

栢涵

在生活裡，有太多匆促的腳步走過，喧鬧的聲音響起，不由得令我們緊張；我們熱烈投入，也不免疲乏至極。此時，但願能為自己留一方心田，以供休憩。

是的，有一方心田，好讓美善長駐，單純久留。因著無求，它是寫意的，無所罣礙，映現了世間和煦的愛，繚密的情，使人生也增添了溫熱，不再感到炎涼。

一方心田，當宜於播撒良善的種子，讓每一個美好的念頭都能在此植根，誠於中，形於外，發而為嘉言善行，必然可以影響我們的周遭，也帶動別人走向和諧、喜樂。

一方心田，它靜謐而又平和，正足以過濾生活的雜質，得到淨化。讓挫折遠去，哀傷被遺忘，我們又可以仰望陽光的照臨，重尋勇氣，再次出發。

一方心田，有仁厚，也有同情，我們才能面對人世的滄桑。明知它有缺憾，而依然願意包容；以悲憫的心看待，自然多了一分體諒。怨尤無從生，一切也雲淡風輕了。

王維在〈竹里館〉一詩中寫著：「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婉約空靈，呈現了安寧無爭的心境，其間的遠邃和灑脫，令我們羨慕。

我更愛的是熊孺登在〈送僧〉詩裡的：「雲心自向深山去，何處靈山不是歸？」啊，願我們的心田澄澈，如同雲朵一般，自在飛越群山，隨處可以依附，也正因為這樣，還有哪兒的靈山不能歸棲、寄身呢？不知你讀來，是否也會覺得禪機雅趣，耐人尋味？我獨愛它境界的出塵，一無沾染，這般地高潔，不流於凡俗，卻又幾人能夠呢？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留一方心田，可以沉潛於山水的清音，可以永保赤子的情懷。那麼，有一天，當苦難來到，就更能堅強地面對，並帶著一點寬厚的心情。

年華易逝人易老，這就是人生。然而，不管我們曾遭遇了什麼，我們都要在心田裡常懷感恩。順境，固然值得慶幸；逆境，也必然有其旨意，讓我們學習、頓悟，從而大有所得。

二、船

亮軒

依稀記得有人說過，人類最早都是住在水邊的，那麼，喜歡船，大概也是遠古相傳的根性之一了。

船越小越迷人。記得最清楚的船，竟是遙遠的童年中的一葉扁舟。多半的時間，都泊在門前的一棵柳蔭下，那條小河，不知道是哪一條河支流的支流的支流，寬僅丈餘。河的對岸是不見邊際的水田。河水太靜了，浮萍生得一層又一層，用柳條子都撥不開來，跨下三兩級青石板砌成的渡頭，就可以邁上這一條擺在凝碧中的小舟。夏天，太陽再大，也曬不到它，只餘得金光點點。船拴在樹幹上，划出去的本領當時卻沒有，只能抓牢一把垂柳，輕輕的來回盪幾盪，看那些挨著船緣的萍草，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有時什麼也不做，悄悄的躺在船裡，聆聽隱身在柳枝裡的蟬鳴，結果就那麼沉沉的睡著了。在小船上很容易睡著，即便是這麼一道極小的支流，也接連著大海潮汐的脈搏，總有點輕微的起伏，彷彿母親的胸脯。

小河很曲折，通到什麼地方，從來沒有乘這條小船出去過，不得而知。每次看到別人興高采烈的划著槳搖出去，周折迴轉中漸漸的小了，笑聲也漸漸的遠了，總禁不住對連接著小河的遙遠世界充滿嚮往之情。

差不多的小船，曾經跟隨在長輩身邊坐過，好像很窄，窄得兩隻手可以分別搭在船緣兩側。船身雖小，喫水卻很深，趴在船邊，鼻尖幾乎都可以觸到水面。船上有槳，也有竹篙，因為河道在水田間轉折，所以用篙撐一撐田壠也就行了，用槳的機會很少，水真是清得可以，船首掠過，經常驚動了原來潛藏在岸邊水草叢裡的游魚，大大小小黑灰色偶爾閃動著鱗光的影子，箭一般的四下裡迸射開去。一個孩子就可以那麼一直趴在船頭，看水草依依的舒緩著手臂衣帶，看游魚你爭我奪，一直趴到自己的口水都滴到河裡。

兩岸的稻田別有景致，因為河道低，田坪高，於是重重青碧碧的禾苗便直接以青空白雲為襯底了，說也奇怪，就是那麼一程又一程的碧綠，怎麼也看不膩。偶爾有一兩隻白鷺滑翔而降，怎麼停下卻看不到了。若是到了快收成的時候，燕子特別多，燕子能飛又能叫，也許是因為在空中的關係，叫聲聽起來非常遙遠，一層一層浪濤般的傳入耳鼓，那一片天空，全都是屬於燕子的。

三、棒球小子

劉克襄

你有沒有縫過棒球？

用一根粗大的鐵針，附著線，辛苦地在球線磨損的部位來回穿引，像修補破襪子一樣，把它慢慢縫合。

小學畢業那年夏天，不打棒球時，這是最常做的工作。那時，第一代金龍少棒隊繼紅葉少棒之後，再度打敗日本調布少棒隊，準備到美國去參加世界盃。全台灣的少年，都陷入打棒球的狂熱風潮。

我手裡縫補的棒球，當時被稱為「準硬式棒球」。平時，我們打的多半是軟式棒球。軟式棒球一個市價約十塊左右。十塊在當時已經非常多錢。準硬式棒球更是貴得嚇人，據說一個都要上百塊。縱使是學校的少棒隊員，使用這種球時也是一縫再縫。實在是無法縫補了，才會放棄。

我手上縫補的，正是學校棒球隊打爛，廢棄不要的。它們多半是由隔壁的阿穗帶回。阿穗的父親是台中忠孝國小棒球隊的教練，叫曾德銘，曾經帶過好幾代的金龍少棒隊，可惜都未拿過冠軍。阿穗常在學校的棒球隊打混，要拿到這些球並不困難。有一、二回，阿穗偷偷地帶出球線只略為鬆脫的回來，我們還興奮地視為珍寶。

可是，縫好球後，也很少使用，因為捨不得。平常時間裡，大家仍繼續用軟式棒球練習。只有到正式比賽時，才會拿出來。

平常練習都在自己的基地。我們的基地分好幾處，最早是在一處鐵工廠的空地。印象最深刻的一回，有一天練習時，突然出現了一位體型相當高大而皮膚黝黑的原住民少年。他聲稱自己就是王志方，真正名字記不得了？王志方是紅葉少棒隊的主力球員，而且昨天才在台北把日本少棒隊打敗，怎麼可能今天就在這裡出現呢？

我們不免帶著相當的疑惑。他為了證明自己，當場就表演投球給大家看。他的身材相當魁梧，想必投球的能力不差。但是，誰來接球呢？大家都有些畏怯，紛紛寄望於阿穗。畢竟，他是學校少棒隊的後備捕手，平常在學校都跟著球隊訓練。

阿穗也躍躍欲試。於是，當場就在鐵工廠的空地表演接捕。王志方投球果然虎虎生風，而且速度奇快；有時連阿穗都接得面有難色。更可怕的是，暴投不少，嚇得沒有人敢上到打擊區練習揮棒。他投了幾球後，不知為何，就迅速離開。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的王志方？這個問題持續到我們長大，一直未有定論。

四、記憶中的麵攤小工

奚淞

人的記憶有時像弄亂了的檔案冊頁，一些重大的事件，不知積壓入哪個角落，以至於淹沒無尋。而片段當時以為微不足道的印象，竟信手翻得，輪廓鮮明到彷彿可以超越時間和塵灰。

小時候，我住在廈門街。記憶中的巷落黝深，夏天要顯得比實在的更燠熱，冬天就格外陰寒、潮濕了。少年的我，常喜歡在冬日夜晚，手握一元五角紙幣，疾疾穿越黑黑的長弄堂，到巷口燈火微明的路邊麵攤，吃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記得麵攤是位狀似退伍軍人的高大男子擺設的。盛麵的湯碗粗厚、沉重卻潔淨，襯托得熱湯中幾點飄浮的蔥花，分外顯得青翠芳香。也許是由於老闆沉篤的氣質，這近於無作料的樸實麵食，也吸引了不少晚歸人，前來暖一暖肚腸。

那回，我大口大口的囫圇吞麵，忽然感覺腳下溝水嘩嘩，幾點冷水迸濺上我的腳背。轉頭，我看見了他。

在陰暗牆角、街邊低矮的自來水龍頭下。他穿著單薄的衣服，腳踏高腳木屐，正蹲在破舊凸凹不平的烏舊大鋁盆前，沖洗一大堆麵碗。想來，這人應是麵攤老闆的助手，一位洗碗小工。

說不出是什麼古怪，他竟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覺得他不像是在做繁重、卑汙的洗碗工作，倒像是天真的孩子在嬉水遊戲。枯硬的頭髮倒豎，彎身弓背，兩手插在汙水中，他是唧是唧的翻弄盆裡的碗盤。撈起一只碗，湊光正面瞧瞧，翻過來再瞧瞧，又放回水裡晃晃唧唧的攪水。半晌，才小心又謹慎，把一隻隻碗當寶貝似的疊放在溝邊磚石上。

他的動作顯得誇張、熱心過度。端一落碗，搖晃著矮小的身軀，把洗淨的碗送到老闆身邊。然後他便呆立在一邊，兩手滴水，好像觀看什麼新鮮事物一樣，兩眼灼灼，瞪看攤邊吃麵的人。麵攤淡薄的光線映上他的臉，那是一張看不出年齡的臉，帶一分奇異而凝滯的微笑。

啊，是個白癡。我心裡這樣想，並且把眼睛不好意思的轉開去。

以後，我發現到麵攤老闆和洗碗小工的合作似有默契、無需言語。一個高大、莊重、嚴肅，從從容容舀湯下麵；另一個始終面帶奇異的笑容，永遠不倦的清洗碗筷，又如小丑角般踏響腳底木屐，匆忙端著麵碗來回跑。兩人形成鮮明的對比、無懈的合作和奇妙的和諧。

五、傾聽——是一種成熟

邵 儼

一個人能傾聽，不但能保持寧靜、寬容的心境，也能發現我們所生活的環境中，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聲音，竟是如此的奇妙！所以我們可以如同面前有一杯熱茶在傾聽。或如同在熙攘、擁擠、爭先恐後的街頭在傾聽。或如同在肅穆的廳堂中，目光隨同樂團指揮的手起落、飛舞……在傾聽。那時候我們會突然感覺傾聽是很悠然的、自由的；因為自己是置身在棋局之外，舞臺之下。

世上的聲音，不一定全是悅耳動聽的聲音；有使人陶醉的樂音，有大自然的天籟，也有使人煩厭的噪音；因此我們有時候會竭誠的歡迎，而有時候卻會無奈的惱怒。不管我們的態度如何，周遭一切的聲音，美好的、吵雜的，仍會一波一波的湧來，如果自己能聆賞的傾聽，那就會使心靈有如岩礁般的堅穩，無視浪花洶湧的撲擊。

大街川流不息的車輛，只是城市的一種呼吸。機械的震動，只是新時代在邁開沉重的腳步。然後，我們不再憤怒了，甚至會冷靜的收斂起易犯的喋喋；不再去嫉妒、燙傷別人，不再炫耀本身光彩的羽毛，因為傾聽也會產生一種關懷，使得敵意消失。

靈巧活潑的兔子，會常常豎著耳朵傾聽風吹草動，但牠的眼中流露分辨卻沒有驚懼，同時卻令牠的反應變得更敏捷，跳躍更快速。人倘若學會兔子的傾聽，也許能收穫得更多。

人在年輕的時候，常有很多傾聽的機會，往往都沒有珍惜，還有些個性固執的人，偏偏採取一種抗拒或排斥的態度；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因為傾聽的開始，雖是一份感情的開始，而傾聽的結束，卻要一份理智的抉擇。

假使我們能在一個寂靜的夜晚，回顧一些過去的歲月；耳畔不難迴旋童年時父母反反覆覆的叮嚀，乏味而沉悶的約束話語，那時究竟能聽進多少，實在是一項疑問。一直等到若干年後，才恍然過去並沒有專注的傾聽，因為居然把其中溫馨的愛遺漏了。

當我們在課堂上傾聽的時刻，我們總是祈求所有師長都具備滔滔的言辭、機智、幽默的教學技巧，然而那樣的人畢竟不多；要是謹記本身求知的責任，也能欣賞師長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才華，那失去的就會很少。

世上最好聽的是甜言蜜語，最不好聽的是諍言；倘若我們都能微笑的傾聽，便是一種成熟。

六、逝去的瞬間

張菱舲

當我九歲時，在一個冬日的夜晚，我坐在溫暖的爐邊，將頭靠在母親的膝蓋上，姐姐坐在我旁邊，窗外響著狂風捲起雪雨的聲音，配合這風聲的，是聚精會神坐在那架破舊的鋼琴上用功的二哥，他不斷重覆的彈奏莫扎爾特的一首朔拿大，盡他全力使這架破鋼琴發出諧和的聲音來；爸爸靠在媽媽的椅背上，用一種拖長的音調，向著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和我，朗誦一篇童話詩，這首詩篇的故事，是描述一些遙遠的國度和她們奇怪的人民，描述海洋和森林怎樣充滿會唱歌的魚以及會說話的樹。這首小小的詩篇，在我面前展開了那樣一個動人的世界，當我九歲的時候。我所生活的世界，像其他的小孩一樣，完全由幻想與現實相混而成的，我時常懷著一種孩童的真誠，相信那些在成人看來可妙的事物，我卻認為是多麼真實的必然的存在。

在那個冬夜，我忽然有一種強烈的慾望，想要寫一篇驚人的美妙的故事。我記得多麼清楚，當我向我最親愛的父母哥哥姐姐宣布我的計劃時，爸爸怎樣停下他得意的朗誦，讚許的看我，媽媽又怎樣抬起她深受感動的美麗的眼睛；我記得多麼清楚啊，哥哥對我微笑，而姐姐希望我立即開始我的計劃。當這一切，在我們那座被寒冷與狂風的冬夜環繞的溫暖小屋中發生時，是我這一生中最幸福的瞬間。一種孩童的創造慾望在我心中激盪，那是一種甜蜜的停足在高峰似的心情，那時我所得到的完全喜悅與安慰，是因為這慾望建立在無知和一時的狂熱上，被當時那種氣氛所迷惑，或許它曾引起一種天才的自覺，去輕叩那扇神秘的門扉，或者不是；那只是一瞬間，從那時以後，它就永遠睡去了，從未覺醒過。

第二天一清早，我將自己裝束成一個奇特的小姑娘，然後帶著姐姐給我的紙和筆，十足像個幼年的唐·吉訶德一般，出發去尋求題材了。那是一個極寒冷的早晨，整晚的狂風，將僅餘的生命如那些鈴形花都颯走了，我裝出滿面風霜的探險家的神態，來到屋後的橘林裡，在一塊我平日坐慣的岩石上坐下來，這塊岩石靠近一條堆滿亂石的小溪，現在因為結凍的關係，那些黑色發光的石塊，像是嵌在冰糖裡的胡桃一樣。

七、撲滿人生

艾雯

父母要培養孩子儲蓄的觀念時，總是習慣先給一個撲滿。我小時候第一個撲滿是黃泥燒的矮甕，造型樸拙可愛。雖然當時還不太懂得金錢的價值，每當親手把一枚枚的銅板或銀角子投進去，發出清朗的迴聲時，幼小的心中自會泛起一抹喜悅，喜歡那種一點一滴累積的樂趣，喜歡那分近似期待的耐心。

我們一生一世幾乎都在不斷的儲蓄：有看得見的，如撲滿或銀行；有看不見的，如那些無窮的知識學問、經歷體驗，存進頭腦撲滿；及人生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存進性靈撲滿。

為節儉而儲蓄，是一種美德，但過分了會使人變為貪婪或吝嗇。只有知識的儲存，卻讓人愈來愈睿智和豁達、淵博、靈慧。美的儲存，更能陶冶性情，昇華氣質，高節情操。人生是無限豐富，世界是發掘不盡的奧妙，怕只怕就如托爾斯泰所說：「誰都不滿足自己的財富，卻都滿足自己的聰明。」這樣的人縱使富甲天下，物質上極盡享受之能，也還是生活在精神的貧乏、心靈的空虛中。

自小養成節儉的習慣，似乎並不曾加強我對財富的觀念。如今由於喜歡蒐集，各式造型美觀的撲滿已成為裝飾品，桶內總是空空。倒是對那兩個與生具備的無形撲滿，我一直不忘記添加新的儲存——從書本、從大自然、從社會、從工作經驗、從生活體驗以及對周遭一切事物中，汲取點點滴滴，納入頭腦撲滿，充實自己。

然而，儲藏最豐富的該是性靈撲滿，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不費什麼心力地收存一點：一篇雋永的文章、一首優美的小詩、一則感人的故事、一段啟發性的格言；一幅動人的畫、一支婉轉的曲子、一件精緻的藝術品；枝頭初萌的新芽、崖畔含笑的小花、一道湍急的溪流、一朵出岫的白雲、數隻來訪的小鳥；孩子天真的童言童語、朋友誠懇的叮囑、老人智慧的話語；一點愛心、一分善意、一分禮物、一種心得……有意無意間記取時，便已充實喜悅，樂在其中。

儲存金錢的撲滿，可以使我們富足安樂；儲存知識的撲滿，可以使我們增長智慧；儲存性靈的撲滿，可以使我們歡喜自適。要讓生活溫馨溢懷、豐美多姿，就來累積我們的人生撲滿吧！

八、遇見一棵哀愁的樹

蘇國書

冬天的夜晚下著寒雨，我撐把大黑傘沿著河堤走回家。經過一棟破房子時，在路燈黯淡的照映下，看見屋旁有一棵樹，雨水沿著枝葉流瀉，好像正默默的流淚。

兩三天後的黃昏，我散步到這裡。附近的環河道路即將擴張，許多違章建築都要拆除，住戶早已搬遷一空，只留下一大堆報廢的廚櫃、桌椅和床墊。一路走來，看不到半個人，但見地上好多紙屑隨風盤旋、游移，感覺格外的荒涼寂寥。

白晝已遠，黑夜將臨，應該要進入溫柔的時段了吧？

那個雨夜邂逅的樹還在，仍然垂頭喪氣。那是一棵刺桐，枝桠細瘦、樹葉稀疏，一副不討人喜愛的模樣。我走近察看，發覺樹的主幹曾經被人攔腰砍斷，留下碗大的傷痕，後來，許多側芽從傷口旁邊萌發，挺長成新枝，宛如一隻隻捧著傷痛的臂膀。

這棵樹的傷口雖已痊癒，但年輪卻清楚浮現。一圈圈不規則的同心圓，色澤有深有淺，裡頭收錄了樹的生長訊息。豐沛的春雨讓樹木快速成長，鑲成了寬廣的土黃色環紋，至於那細窄的咖啡色環紋，想必是夏天缺水，或冬季苦寒所留下的痕跡吧！這些，都是歲月的刻痕，而不同於繁花綠葉，只是輕描淡寫的季節落款。

除了年輪提供的消息以外，或許還可以想像一些昔日的浮光掠影，雄雞站在樹的傷口上啼鳴，小狗抬腿在樹身撒尿，老爹枕著舊夢在樹下午睡，男人醉酒靠著樹幹嘔吐，少婦數著落花回想初嫁情景，女孩藏身樹後等待情人……這些，樹還記得吧？

於是，沾染了人間氣息之後，樹也藏納了世間的悲喜，與人共有一些風雨與陽光，只不過，到頭來終究被遺棄了。

或許樹也知道，所以才會在那個雨夜默默流淚，作著剛剛萌芽破土的夢吧！

是不是這個無情的城市裡，瀰漫著太多無奈？人們追逐潮流滿足物欲，製造問題再一一丟棄。連一棵不會逃跑，不懂背叛的樹都丟棄了，那還有甚麼不能丟的？衣服、家具、貓狗、戀人、愛情，管他舊愛或新歡！只是，為什麼愈丟愈寂寞，愈過愈艱辛呢？

九、花樹

畢璞

世間上有許多事往往費盡心力去追求而不可得；但是，也常會在無意中得到企盼已久的事物。這種「失」的惆悵和「得」的驚喜，不論事情的大小，在身受者的心中多少會形成一種衝激，使得平淡的人生，泛起了微微的波瀾。

日前，曾經為了避免人潮，在花季開始之前，與女友數人前往陽明山欣賞早梅。然而，也許花期未到，那些光禿禿的，不知是梅還是櫻的枝頭上，只不過點綴著疏疏落落、怯生生、瘦伶伶的幾朵單薄白色花兒，一點兒美感都沒有，使得我們乘興而去，敗興而返。

前兩天，偶然從我家附近一條我極少經過的小徑走過，偶一抬頭，那幢深院大宅的高高圍牆內，赫然聳立著一樹艷紅的繁花，使得它旁邊的群樹完全失色。喝！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何必迢迢遠路跑到陽明山去人擠人的看花呢？如此艷麗的一株花樹，不就在距離我家不到五分鐘的路程內嗎？

隔著圍牆，我癡癡地向內抬頭眺望。那棵花樹起碼有兩丈高，枝桠濃密，開滿了紅灼灼的小花，這些小花一叢叢、一簇簇的倒垂著、盛放著，我一看，就確定是櫻花，而且一點疑惑也沒有。

冰雪之姿的梅花不是這個樣子的，即使是盛開，也只是綴在枝頭而不會成簇地垂吊著；比起來，疏影橫斜、暗香浮動的梅花，在格調上比櫻花高雅得多了。正如東瀛少女也有楚楚動人的，但總嫌小家子氣，哪有我們中華美女的國色天香、雍容華貴？

儘管如此，在鬧市的路旁，這樣滿枝紅雲的花樹，還是占盡風情，極其出色的。我癡立牆外好一會兒，把這一樹怒放的櫻花端詳夠了，這才依依不捨地離去。在它們還沒有凋謝之前，我還會再來的；我怎能放棄這個在市廛賞花的良機？

偶然看到盛開的櫻花是一次驚艷，想不到，另一天，我又在另外一條馬路旁，意外地看到了滿樹變紅的楓葉，湊成了兩次驚艷。

楓樹本來就是我最喜愛的樹，它夏天裡茂密的濃蔭和秋冬後斑斕的彩葉都是我所欣賞的；可惜，在寶島上難得看到紅葉，偶然一睹，雖則紅而不艷，又只是孤零零的一棵，我仍然感到狂喜。徘徊樹下良久，很想掇拾一兩片回去作紀念，楓樹卻是吝嗇得連一片枯葉都不肯飄下。

十、釀綠的林野

張騰蛟

春花忙著綻放，春霧忙著湧動，而春天的林野呀！也並不是閒著玩的，它也是在忙碌著，忙著釀造新綠。對於大地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經過秋的折騰和冬的蹂躪之後，去年的青綠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要是沒有新綠來飼餵，大地將會極度饑餓。

釀造翠綠的責任，是由原野上所有的草草木木來承擔的，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得出的是，沒有哪一根枝柯或是那一莖葉肯於偷懶。高山上的紅檜和長街上的古榕，都在忙著為自己塑造一幅翠綠的身軀，就是那路旁的一株小草或是深谷中的一棵野花，也在忙著為自己裝飾一張青翠的容顏，因為它們知道，一個青翠的世界應該是由大家共同來創造的，如果有一條枝柯要偷懶，這個世界就會留下一個枯萎的瘡疤，而這片原野呀！也就無法綠得純真，無法綠得徹底。

就因為如此，所以當大地上的林木們忙著釀造青翠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一群群焦灼的芽兒們，站在枝頭上不停地跳躍著，想盡了辦法使自已那段黃嫩的過程緊縮得短短的，很快的便成為一片充滿活力、充滿生機的綠葉。且洋溢著一股滿足的愉悅，滿足於自己終於能在這片青翠的原野上擔當了一個釀造翠綠的角色。我曾經去觀察一個嫩芽如何成為一片綠葉，這其間，細柔的葉脈便成為一種重要的動力，因它那尖尖的觸鬚，蚯蚓鬆土般的，在高低不平的葉面上鑽動著，沒出幾天，一片綠葉便形成了。

如果在所有的草木們都忙著釀造翠綠的日子裡跑到原野上靜靜諦聽的話，便可清楚的聽到芽葉兒生長的聲音，沙沙！沙沙！響個不停。甚至連樹枝和草莖生長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出來。當然，這個時候，被深埋在地層下面的那些根鬚，一定也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一定也會開始它們的鑽探，因為，對於它們來說，鑽探就是生活。

就這樣，在所有的林木所有的花草共同的努力下，濃濃的青翠便以一種澆潑的姿勢綠了過來，一直綠向漫漫天涯，於是，一個新的綠野便告誕生。在我的觀察下，總覺得，這種濃濃的青翠不但染綠了原野，也染綠了一些日子。

當我面對著這浩浩綠野時，就會回憶起這片翠綠在成長的那段艱苦過程。

十一、夜市

林 泠

那條運河，久久地凝滯著，在我的小屋的門前。

也許流過去的是日子；是挖泥船劃開的，黑色的水痕；是燈光——那時辰，每個人都知道黃昏已經起程了，燈光像趕著的羊羣似的，蜎集到運河的那一端去。還有笑語和人聲也結著伴渡過去。於是小屋的周遭開始寧靜下來，從白晝光影的世界中靜靜地退卻。

河的對岸是能夠同時容納太陽和月亮的，他們都說，那兒是夜市。

風從外港悄悄地湧了進來，帶著清沁的鹹味，一種和泥土相同的氣息。港邊，水面被護木塞滿了。那是斷了的陸地的鏈索，互相拉牽，拍擊，深深地嘆息。一羣水手們忙著把鐵錨拴到石墩上，然後，像吹動口哨一般靈巧地，跳到岸上去。白色的帽子劃開暮靄，由一片黝暗到另一片；他們匆匆地穿過夜街——夜的街，那單調的調色板，為這偶然純白的一筆，遽然顯示出隱隱的，生命的蠕動。

夜市開始了。晚潮不停地上漲著，而夜市已經開始了。夜，是行將被淹沒的，小小的防波堤。

一個滿臉黑鬚的漢子，挺著風暴一般強勁的身軀，向街心冒著熱氣的擔子走過去。望著那賣魚丸的小姑娘，他獷野地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她彎下身子，那笑容她是熟悉的，她只低頭數著碗裡的魚丸，灑上醬油，然後又加了一個遞過去，把一份笑容和熱意遞了過去。

燈光更亮了，因為夜更深了。

騎樓下面，小毛毛在母親的背帶裡使勁地哭喊。不知什麼時候，他看見了游來游去的魚羣；那是一個小小的水國，一個四尺見方的白鐵盒子就算是城廓。小孩子們的頭擠得密密的，形成了水國上空黑色的雲朵。他們一勁兒撥著水，幾十隻眼睛都在流動，隨著水中受了驚嚇的小花魚流動。我靜靜地注視著，忘了是什麼時候，也不自覺地蹲了下去，在那捏滿了銅角子的手中放下兩毛錢。

也許每個人的體內都流著賭徒們的血液，我容許自己這樣想。因此我笑了，對不可企及的夜空嘲弄著。七月的星野，星子們像夜市般地展現，織女黯然地發著亮光，她讓她藍色的光羽掠過中天的空隙。遠處山峰的痕跡已不能再分辨了。

十二、抉擇

沈石溪

半個太陽已經落入地平線，還有半個太陽在空中燃燒。殘陽如血，夜霧瀰漫樹林。綠頂點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機會來了。

一隻強壯的白鶴，巨大的翅膀呼呼搖扇著，飛到牠的頭頂，小幅度盤旋了一圈，就要降落下來。綠頂點悄悄仰起頭，透過樹葉的縫隙，牠看得很清楚——正往牠頭頂降落的，竟然是這群白鶴的首領紫嘴喙。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綠頂點希望紫嘴喙能不偏不倚的落到牠嘴吻前半公尺遠的地方，這樣的話，當紫嘴喙沉重的身體壓彎枝條時，就可以一口咬斷鶴頸了。但當牠把叉形舌頭小心翼翼地伸出樹葉，卻靈敏的探測到紫嘴喙空中的方位，正好是綠頂點的背。換句話說，就目前的降落路線來看，紫嘴喙落到樹冠時，剛好就在牠綠頂點的背上。綠頂點心生大難臨頭的驚悚。

牠倒不怕被紫嘴喙踩一下。巨蜥皮厚肉糙，骨骼粗壯，區區一隻白鶴，別說踩十腳百腳千腳，也傷不到哪裡去。問題是，當鶴腳踩在綠頂點背上時，牠要怎麼撲咬白鶴呢？

牠當然可以往後退兩步，讓紫嘴喙落到自己面前來，但牠現在隨便一動，懸在空中的紫嘴喙立刻就會發現牠，接著拍搥翅膀重新飛回空中，並向其他白鶴示警；而埋伏在另一根枝桠上的紅指甲也會很快暴露行蹤，想要趕走白鶴的最後希望將隨之破滅。

假如是在地面，綠頂點在鶴腳踩到自己背上的剎那即時翻身，正好可以咬住白鶴胸脯，但現在是在樹桠上，別說翻身了，稍一動彈就有可能摔下樹去。牠已經在樹上文風不動蹲伏了兩天，身體早就僵滯，就算孤注一擲翻身去咬，恐怕也力不從心。

但無論如何，綠頂點絕不能無所作為的聽任紫嘴喙降落到牠背上來，也絕不能讓紫嘴喙再次將牠含辛茹苦孵化的巨蜥寶寶像吃點心一樣吞進肚去。牠必須在鶴腳觸碰到牠背脊的一瞬間立即翻身，仰面迎戰紫嘴喙。

十三、曇花的啟示

殷穎

我家擁有兩盆曇花，枝葉都很茂密，前些時忽然發現它那不規則的厚葉上有蟲蛀的現象，且有點泛黃，正擔心它的健康，要給它噴蟲藥施肥，兩天前澆水時，竟在葉底出現了兩朵小小的蓓蕾，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以往我的兩盆曇花都是各開一朵，也有時會同時開放，蔚為奇觀，但一株同時開出兩朵，還是很稀有的現象。

我雖然密切地注意著這兩朵棕色的蓓蕾，但仍然不知道它在甚麼時候由一個小指那麼大，長成了五寸長的體積。今天下午，當我再注視它的時候，發現包在外面的那幾片棕色的花瓣已經倒捲，裡面的雪白的嫩瓣已微微開啟。根據經驗，這是含苞待放的時刻了。家人立刻緊張起來，將花盆由院中移到客廳的桌子上，有人建議要請朋友來觀賞，我則覺得若請一些俗客來圍觀，倒不如讓它悄悄地綻開，再靜靜地謝去，讓它那片刻寶貴的生命得到安詳與寧謐，而且曇花綻開的時候都挑在夜晚，似乎是有意逃避白天的煩囂的，所以無論鴻儒與白丁我都沒有邀請，只靜靜地將這盆曇花擺在桌子上，在唱機中放上柴可夫斯基憂鬱的「天調小提琴協奏曲」，然後泡一杯苦茗，靜候它綻放著。

每一次我都想看看曇花開放的情形，似多因事耽誤了，這次我決心要看看它開放，於是我拿著茶杯守在旁邊凝視著它，看著那飽滿待放的花苞，心頭忽然充滿了生命的神奇的感覺。

想到生命的短促與珍貴，一朵曇花由盛開到枯萎，它的美麗的生命不過是兩三小時，所謂「曇花一現」，生命真是何其短促。惟其短促，也才更顯得珍貴。但這短短的「一現」，雖然只有兩個小時，但比起人一生到底有什麼不同，頗使我感到惶然，頒布十誡的摩西在詩篇中對人生感嘆說：「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在摩西的時代，人活七十歲很普通，但今天人的平均壽命，我想一定達不到七十歲，「轉眼成空」，與「一現」的曇花，又有何分別，若空空活了七十年，回憶起來都是蒼白貧乏的歲月，還遠不如曇花在一瞬中綻放出生命的芳香，將它的美麗貢獻給人，反能在人的記憶中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呢！

十四、唯一的父親

蕭正儀

四周是黑壓壓的一片，我在無盡的時空裡奔馳，內在與外在的呼喊不斷發生衝撞，我被隔絕在這蒼茫的宇宙裡。童年的影像不停地重疊交替，我欲伸出手去抓，用整個身子撲向那霧般的影像，卻茫然撲倒在冰冷的大地，朦朧中有雙厚實的大手將我扶起。抬起頭忽見一絲陽光在眼前閃現，當我站穩時，又不知身在何方？我不清楚天地是否在旋轉？我只能從內心發出聲嘶力竭的呼喊——那最熟悉的兩個字，最熟悉的身影。在急速的喘息中，從極度的驚呼裡猛然地坐起時，忽然發現這只是間八坪大的斗室。

已經夜裡兩點了，我欹在枕上，才發覺睡衣的領口與枕邊有點水跡，或許是窗外的雨點悄悄打進來的，當我起身欲關上窗戶時，眼睛又略感模糊了。從前在家裡，每次睡前沒關窗戶，夜裡下起雨來，總是父親起來替我關的，第二天，他又要訓我，他說：「雨打進來會把書淋濕的，要是感冒了你又要鬼叫，講了多少遍都不聽。」

我不知道父親今晚是否吃過宵夜？每晚他都是要吃過宵夜才入睡的。縱然近在咫尺，只是幾條街道的間隔，也難如同往日，陪他淺酌低吟，他也無法再帶宵夜回來給我了。多少孺慕之情，只在心中低迴，搜尋那兒時的記憶，多麼想乘著夜風的吹送，飛向父親的懷中，飛回时光的隧道，猛然中才發覺我已成長，是兒時夢已碎，還是夜的孤冷？仰望夜空裡星辰無數，彷彿父親無盡的關懷與慈愛，這一生一世，伴我在漫漫長夜。

七歲以前，最怕的是母親的皮拖鞋，從小皮膚過敏的我，總愛把全身抓得不堪入目，每當正過癮時，母親就用皮拖鞋抽我的小手。後來，最怕的是父親的皮拖鞋，他一看我手不對勁，混身亂抓，遠遠地一隻拖鞋就丟了過來。母親逝世後，原本在父母羽翼呵護下的我，從此掉入另一個境界裡，展開另一段生命的歷練。沒多久，父親再娶，不久也陸續添了兩個弟弟。對於家，對於父親、母親，似乎是無數矛盾感情的糾結，是一個模糊籠統的意象，只道唯一的依恃是父親，那個我向來景仰、向來引以為傲的父親。但是，卻又怎麼無法與七歲以前的歲月連結呢？少年的我，不想懂得太多，想得太多，卻又如此多思敏感；對於未來與成長的期盼，有一種莫名的惆悵與恐懼，似乎意識到成長後必須面對的事實，那些揮之不去的問題。

十五、瀑布

蔣勳

早上走到溪澗旁看水，婦人們早起，已三三兩兩面對山壁做體操。看不出她們做哪一種運動，脫了鞋，赤腳踩在草地上，轉頭、轉腰、扭屁股，有時候亂叫幾聲，像馬一樣奔跑起來。跑了幾圈，回到原地，馬步半蹲，雙手合十，面對一株盛放紫紅花朵的羊蹄甲，凝神肅穆，調整呼吸，好像在參拜莊嚴的神佛。

昨天一場大雨，雨水此刻都在溪澗裡，我看水無事，就問婦人：練什麼功？

「亂做的啦。」她一面甩手一面回答：「山裡沒有老師教，隨意做，反正大山裡花草草、泥土、石頭都有氣，怎麼做都好。」

婦人告訴我們沿溪向上走兩百公尺有游泳池，再向上走幾分鐘就是著名的五峰旗瀑布。

坐在溪澗中流大岩石上，用完麵包清水早餐，依婦人指示，沿溪上溯。正疑惑山裡怎麼會有游泳池，遠遠果然幾名早起鄉民，已脫去外衣長褲，向水中縱跳。

婦人說的游泳池其實不是游泳池，是溪澗攔腰修建的三層堤壩。溪澗陡急水勢被堤壩容納緩和，形成三個比標準游泳池還大一點的長方形蓄水庫。溪水流動清澈，水勢豐沛，映照藍天，水汪汪像三塊晶瑩碧玉。雖然堤壩上有一公尺見方四個紅漆醒目大字：「嚴禁游泳」，穿著內褲的鄉民和光屁股小孩還是不顧禁忌，歡樂泅泳戲水其中。

我攜帶了泳褲泳帽蛙鏡防曬乳液，可是「嚴禁游泳」四個字對我發生了禁止的作用。就像我們練功總要遵循法則，也許有時會羨慕婦人可以像馬一樣充滿自信亂跑亂叫一通吧。清初畫家石濤在一個心靈呆滯、到處都是框框的時代，大膽叫出「我自有我法」，他說：「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

旋子，學習美術，從一絲不苟的基本訓練，有一天要走向擺脫一切規則，有一天要走向無法無天，有一天，也許經過多少艱難之後，才會領悟：「美」，只是回來找到自己。

「不能游泳，就繼續溯溪去看瀑布吧。」B說。

溪澗的源頭就在瀑布，從蓄水堤壩的地方一轉就是登山的入口。因為是清晨，除了疏疏落落幾個叫賣山產的商家，沒有甚麼遊客。

十六、福耳朵

孫梓評

記憶中童年有過那樣一個午後，在家中灰撲暗沉秋香色系的客廳裡，光線老被阻絕在外似地。厚實方正的辦公桌旁，閒來無事，奶奶抱著我，長繭的手指撫摸著我童稚柔幼的髮，然後輕輕摩挲著我的耳朵。那時，我仍是輕軟的直髮、掌心尚未寫滿迷惑複雜的河圖，我的耳垂，像一滴厚厚的淚，奶奶說：「你是個好命的孩子。」

不管是不是真的，奶奶的話，總像是一句祝福。

那時，我慣愛膩在大人身邊，聽他們敘說自己的世界。大人總是很放心我，他們知道我是一個沉默的孩子，不會帶走或轉述這些秘密。爸爸的祕密。媽媽的祕密。奶奶的祕密。姑姑的祕密。我愛這樣被默默地允許，好像藉著語言踏入一個未知的世界我想，我真是個好命的孩子，並且，其實完全不介入那些祕密。這樣的參與，與隔離，是一種安全的幸福。

漸漸長大的途中，我的耳朵一直很安全。沒有太多暴力言語進入，也沒有太多雜音會左右我的心智。生活乾淨蒼白，像一件反覆洗褪了色的老制服。晾乾又穿上，髒了就洗，然後循環。唯一一次危險時刻，是我調皮，使喚不聽。爸爸要我幫忙去洗衣店拿個東西，我不理，自顧自玩弄著鉛筆盒裡身高不一的鉛筆。於是，在一個來不及理解的狀況下，一個猛然向我飛來的算盤，甩中了我的左耳。從那時開始，我擁有一點小小的左耳失聰，不是很嚴重，有時候聲音進入時會像被吸住的磁鐵，不能準確地敲中我的耳膜。我沒有怨怪父親。我知道，我仍是個好命的孩子，這只是一次意外。

國中開始住宿之後，每天熄燈，便躲進棉被裡偷聽隨身聽，耳朵像是可以接受外界的祕密隧道，讓各種聲音通過、進駐。那時候的生活和身體都很瘦，小說裡讀見「我只要蜂蜜和尼采就可以過活」深深感到豔羨；我以為我要的不過也就是一杯廉價的咖啡和深夜廣播節目。聽素昧平生的主持人用極好的聲嗓在看不見的空間裡，經營、複製、描繪他的生活，他身邊還有看不見的工作人員，聽眾深夜送達的宵夜，那一切有別於厭煩的中學生涯的。甚至也開始與同學一起虛擬出一個不存在的角色，用不存在去寫信給不存在。

十七、父親回家時

詹宏志

依稀有一股累積的尿意壓迫，我悠悠醒轉，睡意仍濃，卻發現天已經亮了。我躺在床上掙扎著要不要起床，卻突然感覺到家裡瀰漫一種異常謹慎的氣氛；從門外交織穿梭的輕微腳步聲，我察覺媽媽和阿姨的腳步都比平日輕細而小心。

心裡凜然一驚，我立刻翻身爬起來，躡手躡腳走到紙門旁邊，輕輕拉開一條細縫，向另一個房間張望。果然，隔壁臥房的榻榻米上，一床紅被面的厚棉被裹著一個聳起的人形，不遠處的矮几上，一個木頭煙灰缸已經醒目擺在那裡，這一切跡象都說明，父親在昨天夜裡某個時候，已經回來了。

我應該高興還是害怕？

也許應該害怕。父親倒是不曾對我們疾言厲色，他永遠只是坐在炭爐旁，帶著微笑，默默抽著煙，旁邊放著只有他回來才會拿出來的木頭煙灰缸，還有一杯永遠會被添滿水的專用茶杯。但這一段時間，母親和照顧我們的三阿姨、六阿姨會變得比平常嚴厲，她們好像都怕父親生氣，一面喝斥我們頑皮，一面用眼角偷偷瞄著父親的表情，但父親永遠只是莫測高深地微笑著。

也許我更應該高興。父親回來總會帶一些糕點或零食給我們，其中最令人興奮的，是一種從台北麗華餅店買回來的小西點，鬆軟的餅皮是誘人的咖啡色，香甜的內餡則是金黃色的奶酥，約莫半個雞蛋大小，一口可以下肚，可是我們都捨不得，一小口一小口地嚙咬著，希望這種甜美的享受能夠持久一些。

父親在遙遠的山區煤礦場工作，他既是規劃開採隧道的工程師，又是管理生產與銷售的礦場場長，大部分的時間他要待在山區礦場裡，其他時間他又要奔波於政府機關、投資老闆、以及煤炭買主的酬酢中，幾乎每隔四十天才能回來一次。但奇怪的，父親從來沒有在我清醒的時間走進家門，每次總在我入睡以後，我都是在某個早上醒來發現情況有異，才知道他回來了。而我也很少看到他離開家門的樣子。也是另一個醒來的早上，家裡的氣氛突然鬆弛了，彷彿警報解除了，權威的男主人走了，家裡又恢復母親、阿姨、小孩們平淡的日常生活。

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在那個安靜平凡的時代裡，相對於街坊鄰人，父親旅行遙遠，交遊廣闊，看到的人和接觸的事，常常超乎我們的想像。

十八、在冬天燃燒的樹

陳木城

一年來，春天的櫻花開過，木棉花開過，油桐花開過；夏天的鳳凰花開過，大花紫薇開過；秋天的臺灣欒樹開過，大家都風頭出盡，就是一輪不到這棵青楓出頭。熬到秋收冬藏了，好不容易來了一陣冷鋒，又正好是乾冷的寒流，這棵青楓終於在寒冷的冬天裡，展現它繽紛的風采，綻放出它的光熱，贏得了讚嘆的眼神。

很久沒有這樣，靜下來好好的看一棵樹了！謝謝這棵青楓，滿樹的紅葉讓我停下腳步，感受一下季節的遞移，分享它最繁華的一刻。我也知道葉紅了之後，就將會凋零飄落，鉛華落盡，等春天來到，一切從新開始。台灣雖然是四季長青的亞熱帶，都虧還有一些落葉喬木，提醒我們注意季節的遷移。生命的春夏秋冬，有燦爛的時候，也有凋零萎落的時候。

我家門前有一片臺灣欒樹，不久前還是繁花滿樹，經過最近的幾番風雨，現在竟是花謝葉落，只留下幾株乾枯的蒴果，在寒風中顫抖，顯得那麼寂寥落寞。假日在欒樹下散步，不經意在樹下發現欒樹的種子，埋藏在枯葉碎裂的軟泥中，不覺感動不已。大自然即使在最艱苦困頓的時候，人們都忘記了它的存在，它自己卻不忘偷偷的埋下生命的種子，積極的準備著下一個屬於自己的季節。

有誰知道四月裡曾經是最風光的油桐，現在怎麼樣了？有誰知道，六月裡紅遍半邊天的鳳凰木，它們的冬天是怎麼過的呢？當人們隨著繁花落盡，看花的人群散了之後，它們在夏天的炎陽下結果，在秋天的送爽金風吹拂下成熟；當冬天刺骨的寒風吹落它們的葉子，也吹落它們的種子，一棵光禿禿的樹，其實也是很美的。枝葉繁茂有它的風姿，一身綱舉目張有它的風骨。在寒風颯颯中，枝桠蕭條，它們依然在風中挺立，等待春天，等待另一個新的開始。

臺灣四季如春，許多樹都是一年長綠，這些四季分明的樹，就顯得特別難得珍貴。我喜歡它們會在冬天的時候，把所有的葉子脫落殆盡，然後在春天的時候，瘋狂的抽出嫩綠的新芽，長出一樹翠綠的春衫。它們懂得「捨」，蕭瀟灑灑的，落落大方的「捨」，徹徹底底地把自己「歸零」，就好像胭脂粉黛，一夜之間竟可以洗盡鉛華，從燦爛之中，甘之如飴的歸於平淡。這麼毫不遲疑，決不眷戀，都源自於它充滿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從零開始，相信自己可以風華再現。相較之下，人真的不如樹了，能這樣大捨大得的人太少了，對人來說堪稱是一樁偉大的行為，值得令人讚嘆的壯舉！

十九、幸福是綠色的

凌敏華

沒有細想為什麼，心中有個解不開的結，緊緊將我的笑容綑綁在莫名的憂鬱裡，或許是生活、或許是現實的感化，整個空間就如同巨人使用的烤箱，我等同曝身其中的糕點，癱軟到無法躲抗，眼睜睜看著熱情被迅速蒸乾。我對許多事物變得麻木，那樣詭異的無感讓自己害怕。某日，也許是想轉換心境吧，我重回我的國小，不知原因，就想去看看那沙坑邊那一排，壽比南山的老樹。

以前我便很喜歡它的鬚鬚和濃密的枝葉，還有交纏錯亂在地裡的粗根；裸露的莖彷彿可以告訴我它經歷過的風霜雨雪，躲在蔭涼的陰影下，太陽金黃的魔爪絲毫不能逾越半分。在校園一隅，孕育我夢想的溫床，閃閃的鑽石隨風垂動，樹梢都被這些閃亮的果實壓得沉甸甸；偶有清風拂過，一把又一把垂在腰際的長鬚猶如仙人般波動起來，佛若吳承恩筆下那個傳授齊天大聖一身絕學，仙風道骨又莫測高深的大覺金仙。

那些茂盛的綠葉和枯枝一寸一寸編織起童年的零碎，每一塊磚都有我踏過的足跡，風吹過枝桠間，都像在重播一曲曲曾經的歡笑聲，悅耳的嘆息把心弦挑得叮咚作響，樹上不時落下可愛的毬果，劈哩碰隆的摔了一地，發黃的翠葉搖搖蕩蕩，隨那溫柔的風離鄉背井。望著粗大的幹體，一大片年邁的老榕樹聚集在此，時而和鳥說說話、時而與雲打打趣，怡然自得，禪意橫生。斜靠在莖幹邊，根凸起在地面，踩上；涼涼的風伴隨著沙拍打眼瞼，榕樹興奮的附和，抵在背後的樹皮，好像順著整個蒼穹在呼吸，規律的吐納。又來一陣風，這次的氣流帶來濃濃的青草味，涼中帶澀，化為沁爽的網罩；隔阻在外的，是亂哄哄的塵囂與理不斷的世俗，框起啾啾嗒嗒的羽翼使節，三者合一，不停歇的循環。

不知為何，蔭庇眾生的榕樹，看上去總有那麼一絲絲龍蹙虎振在脈絡中竄動，風怎麼吹、雨怎麼打，大俠挺立的傲骨依舊沒有彎過，被大自然洗禮過的葉枝仍蒼勁翠綠，更顯豪情光明。有時不過一天的工夫，整片大地已被渲染為深淺不一的金黃、桔黃、鵝黃、淡黃、層層會鼓動的黃，爭相與豔陽一較高下，最後落得烤乾碎化的終章。

二十、困境

席慕容

剛剛離家一個人去歐洲讀書的時候，寫了好多家書，厚厚的，每一封都總有十幾頁。

那時候，父親從臺灣也給我寫了許多，信裡常有令我覺得很溫暖的句子。

有一封信裡。父親這樣說：

「在家時的你，就愛一個人到處亂跑，一會兒上山一會兒下海的，我總覺得你是我五個孩子裡最不聽話的一個，就像一匹小野馬。現在，小野馬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了，我還真有點不放心，有時候會輕輕叫你的名字。小野馬，離我們老遠老遠的小野馬啊！你也開始想家了嗎？」

在異國冰寒的夜晚裡讀著父親的信，熱淚怎樣也止不住地滾落了下來。心裡恨不得能馬上回到父親的身邊，可是，即使是當時那樣年少的我也能明白，有些路是非要一個人往前走不可的啊！

在這人世間；有些路是非要單獨一個人去面對，單獨一個人去跋涉的。路再長再遠，夜再黑再暗，也得獨自默默地走下去。

支撐著自己的，也許就是遊牧民族與生俱來的那一份渴望了吧。渴望能找到一個世界，不管是在畫裡、書裡，還是在世人的心裡，渴望能找到一塊水草豐美的地方，一個原來應該還存在著的幽深華茂的世界。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仍然在這條長路上慢慢地摸索著。偶爾在電光石火的瞬間，好像那美麗的世界就近在眼前，而多數的時間裡，所有的理想卻都永遠遙不可及。

在這條長路上，在尋找的過程中，付出的和得到的常常無法預料。一切的現象似乎都彼此對立卻又都無法單獨存在，欣喜與歉疚，滿足與憾恨總是同時出現，同時逼進，並且，誰也不肯退讓。而在這些分叉點上，我逐漸變得猶疑與軟弱起來，彷彿已經開始忘記我要尋找的到底是一些什麼了。

難道，這就是年少時的我所不能瞭解的人生嗎？

那個無憂無慮、理直氣壯的小野馬到哪裡去了呢？

對於眼前的處境，對於自己的改變，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混亂與不安，在這一條迢遙的長路上，我難道真的就只能做一個迷途的過客而已嗎？

而這並不是我當初要走上這條路來時的原意啊！

我能不能有足夠的智慧來越過眼前的困境？能不能重新得回那片寬廣寧靜的天空？能不能重新擁有那跑沙跑雪獨嘶的心情？還有，我那極為珍惜的，在創作上獨來獨往的生命？

在靜夜的燈下，我輕聲問著自己，能還是不能呢？

二十一、山雨

凌 拂

不覺得下了那麼多的雨，可是一推門出去，發現整座山都濕了。山上煙嵐繚繞，山峰隱在低雲裡，地上全濕，整片汪著水光明鏡一般。小水窪裡映著天光雲影，低頭走過，平平的地上彷彿到處都是深淵，雲影低低盪在小水窪裡，腳下憑空多出一塊空間，我小心翼翼，深怕失足，一腳恍惚踩進不存在的虛空。

山上的雨總是細而綿密不斷，十天半月，早晚滴滴答答成了生活的背景，時而似有，時而似無。推門出去到處都是水意，臉上冷冷的冰涼，醒人耳目，山居的生活總是這樣，安靜而緩慢的梳理著存在的步調。

下點雨的山格外好看，山嵐低低罩下，僅只低頭繫個鞋帶，一抬頭山又不一样了。白白的低雲濃而且厚，一層一層隨風走，再一轉身中間斷出一大截空間，水潤潤的新綠裡露出一片嬌麗的粉紅，是美麗的山杜鵑在雨洗裡涓靜地開了。在山裡山雨的故事一場場，無事生事，一切都得憑機緣，不可預期。一下子整座山不見了，白茫茫一片，不知道有那樣大的布幕，把原來生活的形跡全掩去了。一下子山峰隱隱，半天裡浮懸一筆，水墨畫中淡淡的水暈，惟恐多著了一絲半毫墨漬。一下子中間豁然斷開，有時訝然發現是花在山雨裡開了，有時訝然發現是楓在山雨裡紅了。山雨之不同於一般，大概全在於細節上了。

我在雨裡慢慢走，我會不會是雨中的主體呢，靜靜的畫面裡總得有個動景，雨細細的織，我穿過織網，是織網裡一個無法網住的動點。浮游的動點清清楚楚，一直走，走；怎樣走法，才能走到畫面外去。我的腳踏過濕濕的草地，腳越來越重，原來是鞋子濕了，沉重的鞋子沉重的腳，無論怎樣把劇情編寫，溼溼的情節，人生總不免一場兩場雨吧。

不過，雨洗漑漑來，風吹寂寂遠，青山明媚，新華光景，蒼翠總在山雨之後。在溪水潺潺的雨裡獨自走一段山路，一步一步走入煙嵐裡去。山雨太細，若有似無，煙嵐太重，走著走著我確信自己在消失之中。就像我看近處的山隱去一樣，我也在巨大的遮幕下，暫時選擇背離世界的方向，把生活原來的形跡全部交與山雨。

雨裡最快樂的是小雨燕了，回回是這樣的牛毛細語，高空裡一群小黑點啾啾啾雨中嬉戲，叫得輕揚一片悠婉動聽，尋聲舉頭，總是先遭綿綿雨覆了一臉，這時看小雨燕常是觸覺先於一切，視覺在白茫茫的雲雨裡迷路，循聲迷航，發現的時候，小雨燕已經自高空掠去很遠了。

二十二、回頭看一看

呂宜蓉

在童年的記憶中，背後是一個神奇的境地。我常常回頭看一看、想一想，那神奇的地方究竟住了什麼人？竟然有如此巨大的神力不斷在幫助我，甚至陪伴我。

第一次的回頭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的不是別人，是我的父母，我看到他們正努力在工作。我餓了、渴了，變出豐盛的菜餚讓我享用；我倦了、累了，替我蓋上溫暖的棉被；失望灰心時，輕拍我的頭鼓勵我。工作的份量如此的重，但並沒有吐出任何怨言。我發現原來我現在能夠有一個「避風港」，能夠順利上學，都是因為有父母不畏艱辛、任勞任怨工作下的果實。

第二次的回頭我看見了老師，有的在準備教材，有的在批閱作業；有我解答問題的，有糾正我錯誤行為的。每當我受到挫折，碰到困難，老師一個肯定的眼神，一句勉勵的話語，使我能重新面對挑戰。我發現老師不分晝夜的付出精力，希望我們——好還要更好。

第三次的回頭我看見了自己和哥哥兩人在書桌前，我皺著眉頭，而他正不厭其煩的在為我解答問題。看我不太開心，就說些話語來逗我笑。我發現生活中有了他的幽默陪伴，更增添了歡笑與快樂。

第四次的回頭我看見了朝夕相處的同伴們，大家一起刷廁所、倒垃圾；一同做壁報、看實驗。在操場上跑得汗流浹背，在教室裡想得天馬行空，在合唱團唱得如醉如癡。我發現同學們彼此關愛，互相照顧、互相切磋。他們是我愈挫愈勇的助力。

第五次的回頭我看見了慈濟的師姑、師叔秉著悲天憫人的胸懷，四處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還記得九二一大地震時，我和他們到國光國小幫忙運輸物質，大家頂著大太陽，汗如雨下，把一份份的補給品送到災區。我發現他們用行動告訴我願意付出愛心，凝聚關懷，就是一股最大的力量！

多次的回頭，我還看到了爺爺、奶奶……抓回了一些差點流失的東西，得到許多的感動，想大聲說出心中的感謝——有你們在身旁，我感到充實快樂、溫暖。

二十三、三月陽光

周志文

料峭春寒的三月間，太陽偶爾露臉，廟埕上有兩個老人在曝日，他們靜靜的坐在張開的椅子上，一動都不動的，似乎害怕一動就會把陽光抖落了。在他們旁邊，就在陰影和陽光接界的地方，有幾個女孩子在跳房子，偶起爭執，就大聲叫嚷起來。

一個老人看著她們跳房子，但似乎又什麼都沒有看到的樣子，另個老人，則像是已沉沉的入睡。人逐漸老去，像枯萎的花，在枝頭失去了水分和光彩，只等一陣風，把它們吹落。至於吹到哪裡，任何精確的數學都無法計算出來，詩裡面有「化做春泥還護花」的句子，那有點一廂情願的浪漫。落花可能落進水溝，被下水道的水帶進河裡，然後流進海裡，只是還沒有到遙遠的海的時候，就被「分解」得一點痕跡都看不出來了。還有可被風吹到一塊滾燙的石頭上或水泥塊上，只要一下工夫，它就被蒸發得失去了色彩，失去原來的形貌，這時與其他物體相碰擊，就成為不見形體的塵埃。一朵花是很容易消失的，在這個世界。

花是脆弱的，也因脆弱而美麗，大致而言，人生有美麗的部分，因此在這一部份的人生就充滿了脆弱而危險的陷阱。人只要有一根中樞神經出了問題，它就會喪失了所有的判斷能力、審美能力，所有的價值對他而言就失去了意義。人只要是有有一點荷爾蒙分泌的失調，他就像盛開的花在短時間枯萎而謝落。人有點像一朵剛剛被吹筒吹起來的玻璃花，對腦神經科醫師而言，人確實像那朵透明的花，在吹它之前，沾一點化學藥劑，花瓣就可變成想變的顏色，但這個顏色和形狀是十分輕而脆的，只要一碰，就整個碎了，碎了就完了，不能重整，不能修補，只有重新來過。

人生有點像繞圓圈，從零度開始，最後繞了三百六十度又回到原來的位罝，因為三百六十度就是零度呀。假如人的開始是老年，而結束是童年，則有什麼差別呢？

假如人的結束是童年，靈魂潔白如紙，那麼人生就可能在最美的時候停止，即使不能重整、不能修補也沒有關係，一朵玻璃花在最美麗的時候碎了，留給人的印象是一朵盛開的花的模樣，而不是枯萎的花。我的一位醫生朋友有次告訴我，姑不論在醫學上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是這樣的「變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在他看來，老人和童年幾乎都同樣的潔自如紙呀！

二十四、荒野之鷹

簡嬪

「寧願是荒野上飢餓的鷹，也不願做肥碩的井蛙！」職是之故，我學會綑綁行李。

十五歲，綑了今生的第一個行李，連牙刷、毛巾都帶走。屋前厝後，巡了一趟，要狠狠記住家的樣子，躲在水井邊哭一場，忽然長大了五歲。我不嫉妒別人的十五歲仍然滾入父母懷裡，睜著少女的夢幻眼睛，而我卻得為自己去征戰，帶刀帶劍地不能懦弱。

所以，孤伶伶地在臺北寄人籬下，每天花三個鐘頭來回新北投一所高中與復興南路的親戚家。臺北火車站前，清晨賣飯糰的婦人，我拿她當媽媽。坐在淡水線火車上，飯糰啃完了啃書本，每本書爛得軟啪啪；課堂上，閉眼睛都知道老師說錯一個年代。

那時，校內的讀書風氣不盛，許多人放學後趕約會、跳舞、逛士林夜市；情況好的，趕補習班。我沒有玩的權利，也沒經費課外補習。還是那付硬脾氣，就不相信出考題的能撂倒我，非上好大學不可。

這樣逼自己，正常的十七、八歲身心也會垮的；平常，沒談得來的朋友，她們追逐影星、交換情書，我沒興致；想談點生命的困惑與未來夢想，她們打不起精神。我乾脆跟稿紙談，談迷了，就寫文章、投稿，成天在第二堂下課衝到訓導處門口的信箱，看有沒有我的信？若是雜誌社寄來刊稿消息，我會樂得一看再看，看到眼眶泛紅；大報副刊寄回退稿，則撕得碎碎地餵垃圾桶。我想：「總有一天：」為了那一天，吃多少苦都值得。

我做事一向勁道猛，非弄得瞭若指掌不可。迷上寫作，連帶搜別人作品看得眼睛出火。他們寫得好，我寫不好，道理在哪兒得揪出來才能進步。常常捧著兩大報副刊上的名家作品，用紅筆字字句句勾，我不背它們，我解剖它們，研究肌理血脈，漸漸悟出各有各的路數，看懂名家也有鬆垮垮的時候。那時很窮，買不起世界名著，鐵了心站在書店速讀，霍桑《紅字》、赫塞《流浪者之歌》、《泰戈爾全集》、托爾斯泰《高加索故事》……，有些掏錢買了，其餘則瀏覽，希望將來變成大富翁全娶回家，看到眼瞎也甘願。「世界太大，生命比世界更大，而文學又比生命遼闊！」我決心往文學走，不回頭。

缺乏目標的年輕生命好比海上飄舟，我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往哪裡去，考大學只是眼前目標，我知道為什麼必須上大學，不是依社會價值觀、師長期待或盲目的文憑主義，而是依自己對生命的遠大夢想。

二十五、甜酸

徐國能

「品味」這兩個字，直譯也就是「品嚐味覺」。

把糖放在口中，以舌尖為主，整個口腔會蔓延起一片甜的滋味。我有朋友嗜好巧克力糖，得到一盒比利時製新鮮巧克力，如獲至寶。我喜歡看她慎重把糖放在口中，抿嘴微笑，臉上洋溢難以形容的幸福表情，她後來吃糖太多，受醫生警告，必須節制，她還是在冰箱放上一盒最好的巧克力，忍不住時拿出來看一看。她說：「奇怪，連看一看，也會笑起來。」有學醫的朋友告訴我，某些糖中的確有使人亢奮的成分，可是她沒有吃，只看就覺得幸福，顯然又不只是生理反應。

在不同的文字語言中，「糖」、「甜」都有引申為「親密」「愛」或「幸福」的意思。把自己親密的愛人叫「甜心」，是用生理口腔中糖的甜味記憶，比喻心理充滿愛意的幸福感吧。

好像美國人最喜歡叫人「甜心」，美國的食物也最甜。甜是幸福，但是在美國，總覺得甜味氾濫，幸福洋溢，有點膩人。食物和文化都過甜，也許是歷史太短的緣故吧。小孩子大多喜歡吃糖，人生才開始，天真無邪，甜味就像是童年的無憂無慮。

我的童年，食物不多，一碗白稀飯攪上白糖，一顆糯米粽沾細白砂糖，甜味加稻米香，回味無窮。有長輩從美軍福利站弄到一包加奶油的「白脫糖」，母親束之高閣，功課做完，或考試高分，才獎賞一顆。童年時，糖就像神蹟。我去教會聽聖經，耶穌顯奇蹟，變出五餅二魚，我總覺遺憾，怎麼沒有變出一包「白脫糖」。

甜味是人類最初感受到的味覺快樂吧。

年長以後，酸、辣、苦、鹹、臭，經歷人生諸多況味，看到孩子伸手要糖，只知道甜味美好，我雖心疼，卻願意縱容。

甜的東西，放久了，常會發酸，感覺酸，多在舌頭兩側。

甜味如果是純粹幸福的陶醉，酸味似乎多了一點憂愁。喜歡酸味大概是迷戀憂傷的開始吧。甜味變酸，好像是幸福失去之後的悵惘。西方常有諷刺性的「酸蘋果獎」，中國古代常用「酸」形容文人失意落魄的委屈，有著一點對幸福甜味的忌妒不平。

二十六、人生・在路上

何秀煌

我每天走在一條路上，有段傾斜而上的山徑，有段迂迴陡峭的臺階，有急急的彎路，有平坦的廣場。我每天都走在這條路上，不分週日與週末，有時在烏黑的清早，有時在光明的白晝，有時在星光月影下的夜。我每天走著，有時晴朗、有時昏暗、有時炎熱、有時寒涼。

我愛觀賞沿途的景象。鳳凰木的細緻、相思樹的幽雅、洋紫荊的秀麗。樹影之外，是草地、是山谷、是海灣、是遠處的山巒、是天邊的雲、是天上的星星、月兒或太陽。

每天走在這條路上，每天有不同的景象。有時爬在山邊的枯藤冒出一葉幼嫩的新芽，有時階前的角落開出一朵鮮麗的小花，有時不知名的鳥驕傲地站在高枝上，有時沒有畏懼的小蛾在空中嬉飛，不理會早起覓食的黃雀，有時夕陽令滿天透紅迷醉，有時眾星將深沉的黑夜鬧醒，有時清柔的月光、涼爽的風，有時嚴厲的太陽、閃亮的海浪，有時大家還在沉睡時，那原野中處女般的純潔和清新，在一片寧靜裡，只有你和大自然在沉默中相對細語。

我愛在路上低徊沉思。上了路，迴望住處小窗，遙想妻子在家時，她那憑窗招手的倩影。而今她在遠方，窗口只剩空虛一片。也憶起兒子小時，自己站立窗邊眼看他們背著書包，走在路上，回顧揮手不停。而今他們已長大離家遠去。現在剩下的是舊日的窗，剩下舊日窗裡窗外的回憶。走在路上，想起工作的辛勞、生命的歡樂、人生的嚴肅和人間的荒謬。

我們都走在人生的路上，不分週日與週末，不分天晴與天雨，不分炎熱與寒涼。我們走在人生烏黑的清早，我們走在人生光明的白晝，我們走在人生星光月影下的夜。在人生的路上，到處充滿新鮮的事物，到處呈現不凡的奇景。我們低徊沉思，訝然驚異：人生的辛勞、人生的歡樂、人生的痛苦和人生的安慰。我們將笑聲，將淚水，將細情，將豪語，交付落日，交付遠山，交付花葉，交付流水。在幽遠寧靜的清新中，沉默地面對生命，和它親切對話低語。

二十六、生之頌

栞涵

平日閒居，我養了一盆黃金葛，青碧的葉子和雪白的磁盆相互輝映，有和諧之美。尤其，每一片挺立的綠葉，昭告了無數豐盈的生機，讓人忍不住要多瞧上幾眼。生活，也應該是這樣的，對不對？要儘量活出自己的快樂來。

黃金葛並不需要費力去照顧，只要有足夠的清水，而高居寬敞的三樓，自不乏充分流動的空氣與合宜的陽光，所以，它一向長得很好。我也只在偶然想起時，拿著沾了水的棉花，把葉片一一擦拭乾淨，果真更添奕奕神采。我讓它倚著牆邊攀爬，每隔一陣子都覺得它又長高了些。朋友們來玩，也常禁不住要讚美它，而它也以更多的青翠來回報。

日子一天天過去，它都快有半個人高了呢，我甚至以為，它活得好是一種必然。

假期裡，我將外出，臨行前特地為它注滿了水，我想，也不過一個多月就要回來，它不會太寂寞吧？

然而，當我倦遊歸來，迎接我的，是它黯然的神色。下垂的葉片、傾斜的身子，有說不出來的衰頹，奄奄一息竟是最寫實的形容。天氣太熱了，它早因滴水全無，乾渴至死。

我見狀大驚，趕忙添水；但，它的生機耗損太過，欲振已乏力。我等了幾天，看來毫無起色，只得摘下枯黃的藤蔓丟棄，剩下的梗子有中指一般粗細，仍留置盆中，像根旗桿，正待升起哀傷的旗。

我幾乎要徹底失望了，因為連梗子都枯乾起皺。沒有拋掉，也只因不捨，到底我們曾共處過長段的日子。

一個月後，我突然發現它竟吐出小小的葉芽，歡喜莫名。多麼堅韌頑強的生命啊，那種絕不輕言放棄的執著，真教人肅然起敬！我不曉得，對它來說，會不會是睡了一個長長的覺，如今終於甦醒過來？它也曾作夢嗎？恐怕是一場瀕臨絕望的惡夢，或者竟是死裡逃生？

黃金葛總算「復活」了，也令我鬆了一口氣；要不，我老覺得是自己虧待了它，有很深的罪惡感呢。

生命，原來只要堅持不肯退讓，即令再惡劣的環境，也仍有勝算的機會，最怕的，還是自暴自棄、不思振作吧？

現在，黃金葛又一片片地長出新葉來，雖不及原先的碩大；但，盎然的生意不減，它依舊是美麗的。我常看著它，為它的不屈而感動。

二十八、生活的腳步

羅蘭

生活有時是一個大的樂章，有時是一首組曲，有時是一支短歌，但更多的時候，它是慢吞吞、猶豫不決的咏嘆調。

當它是一個大樂章的時候最宏壯。你先已搜集了該用的音符，想好了主題，加上了調號，決定了節拍及表情，然後你投入那如海的音浪與聲濤裡，去體嘗並提供一份繁華，一份熱烈，一份奔騰活躍的哀樂悲歡。於是，你每分每秒都在生活，都在呼吸，都在感受，也都在發揮。你沒有猶豫等待徬徨無措的時刻，它是一個大浪，推動一連串的日子，湧起一個有力的高峰。

在這一連串水花四濺的日子裡，包含著雄壯的主題及變奏。當時，你沒有功夫去回顧它的苦樂，過後你才聽到它的迴響——那也許是良辰美景的歡歌，也許是艱苦辛勞的悲嘆，也許是一場動心不已的戀情，也許是一幕傷心悲泣的愛的失落。主調也許是長征的號角，也許是郊野的牧笛。無論它是哀樂悲歡，它總是掌握了你生命一大段落。它是一整章的大曲，曾經長時間的充滿了你的每一個時辰。

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當它是一首組曲的時候也很愉悅，它雖沒有整年的奔忙，但不缺少小小的事情可做。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有時它是一片藍藍的寧靜，那是和知友品茗閒談的時候。有時它是一片綠綠的安恬，那是到鄉間欣賞野趣的時候。也有時是一片白白的遼闊，那是閑坐階前，仰望浮雲，任靈思馳騁的時刻。還有時它是一抹淡淡粉紅色的甜潤，有一首愛的詩歌喚醒你，撫慰你，給你一點如同夏季飲料般的清新。也有時它是一片艷紅與寶藍的濃濃的繁華，你暫時捲入小喇叭或薩克斯風的嘶喊裡，讓鼓聲與吉他的「聽啞」堆擁起大半個頹廢的夜。或者還有時它是一片土棕色的辛勤，讓你支付一份生存的攀援，一份無從預測收穫的耕耘。

或者你說那是一段令你感到嚴肅的生之奮鬥。在這裡，你聽到號角擔任了生命的主題。當然，又有時它是一串輕盈的笛舞，像胡桃鉗組曲裡的那些短短俏俐的舞，生活的調子帶著孩童式的純稚與天真。這都不錯。組曲式的日子總是閑適而豐富，多變而流暢。它們不屬於一個主調，但它們織成一段千花百卉的繁華，給歲月塗上了彩色，綴上了歌聲。

二十九、一切從閱讀開始

隱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活到一百歲，寥寥無幾。

而文學和藝術作品，源遠流長，一本好書，一首名曲，或一件藝術品，價值永恆，歷經數千年，仍然流傳，成為世界人類共有的財產。

可以這麼說，文學藝術是老天送給苦難人類最好的禮物。

俗世的人生，就是吃喝拉撒睡，和一般動物沒有什麼兩樣，人之所以為人，最大原因在於人會思索、能創作，思索和創作，使得我們能從肉體的現實人生，提升到精神的理想人生。

如果只有肉體的現實人生，我們和一隻關在籠子裡的鳥有何不同？唯有提升人生境界，養成閱讀習慣，接近藝術，從欣賞中獲得精神的快樂，如同鳥飛出籠子，自由翱翔於大自然，人才會覺得心靈踏實，活得有意義，不虛此生。

人活著，最怕活得讓人看起來乾——思想上的一片乾。一個走出學校，從此不碰書本的人，儘管每天不停的在說話，其實他說得越多，聽的人反而越累。一個思想上「乾」的人，能說出什麼豐潤，我們感覺如沐春風的話呢？

活在世上，我們應該過兩種生長的人生：體力的生長，靠吃；智力的生長，靠閱讀。唯有一生一世不停閱讀，我們才能吸收新知識，成為有智慧的人，有了智慧，人就會產生信心，有了信心，才是一個健康的人、快樂的人。

不能做創作者，就做一個欣賞者，在文學的世界裡、藝術的世界裡，做一個欣賞者。一棵漂亮的文學樹，需要人們歡喜和讚嘆，樹有生命，你看他、愛他，他就會婆娑起舞，更加美麗！

慢慢走，欣賞啊，在人世間，多的是富饒的美麗花圃，裡面植滿了一棵棵花繁葉茂的文學樹。西洋文學從荷馬的史詩到現代主義，我國古典文學，從《詩經》到明清小說，就是短短只有八十年歷史的現代白話詩，從徐志摩到余光中，從紀弦到痲弦，從冰心到夏宇……也值得我們細細誦讀。總之閱讀、閱讀，不停的閱讀，翻過一個山頭，搖身一變，你就成了創作者，在文學園圃裡，你也能種一棵文學樹。

一旦，你的人生裡注入了對藝術的興趣，和藝術交上一輩子的朋友，就再也不會覺得人生單調和無聊。敲開藝術之門，你會有自己的人生哲學，你會懂得如何替自己做生涯規劃。

三十、屬於清秋

李佩玉

近秋的晌午仍然覺得很燠熱，坐在雜草叢生的亂石堆上，將背倚突的樹幹間，我才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悄悄地打量了四周，我才發現公園已沒有人影了，這時饑餓便湧上了意識，於是啃著從家裡帶來的梨子，而原始的野味就從汁液裡流瀉出來。那一刻好滿足。

遠方那抹白雲款款地飄來，我覺得她好寂寧，風輕輕地吹著。蒼穹依然湛藍澄澈，但秋陽的慵倦似乎重重地圍上了我，而矇矓的睡意就在亂草間傳散出來了……

依稀裡意識到胸上有種異樣的感覺，伸手摸去似是清涼而柔軟。睜開惺忪的睡眠，那原來是剛飄落的麵包樹葉。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躺在落葉堆中了，望著繽紛的葉兒，我又不禁地拾取了幾片，那些有的是缺了幾處，有的戳了幾個圓洞；有些是褐色的，黃色的，紅色的……好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夾在書頁間，我曾撿了很多的落葉，有樟葉、有玉蘭、楓葉、還有很多很多不知名的葉片，其中有熬夜等候的曇花，以及罕見的木蘋果葉。每當翻開，書頁一陣芬香便從斑斕的葉片中透出來。

我揉了揉眼，又坐了起來。

我真希望現在就飄下一陣細雨，我要張開雙手迎著那久違的秋雨，聽聽細雨輕瀉在葉片上的叮咚聲，讓遠方漾成黛綠的夢露。也讓池面織成細碎的輕波。那年，當我去橫貫公路，晚上細雨就在手電筒的光束中飛旋，隨著光束那飛旋的細雨就消失在隱約可聞的山澗裡。清晨，我們都可以發現在每人的眉際上已鑲上了一條灰銀色的細霜。

那朵木棉花似乎來得太早了。我認為應該在早春才可以看見的，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它實在是太迷人了。長而斗狀似的花，絮上緣瀉著淡淡的黃色，淺淺的鵝黃悄悄地溜入了花根，而嬌滴的深紅卻親暱地倚偎在花蒂邊。那含羞的花蕊，真叫人又憐又愛。那次去烏山頭的途中，路邊掉了幾許木棉花，我憐惜地拾取了幾朵。當我快要望見碧藍的湖水時，在山頭的木棉花又多情地向我招招手。

黃昏悄悄地罩在樹梢了。我真盼望微暗過後，月兒就跚跚而來。在微稀的月光下，自然總是顯得比較美。我懶散地伸伸腰，我想拍落身上的花絮，但又覺得還是就這麼走出去要好些了。